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客、土互动中的语言接触 | 罗美珍(员) |
| 二十世纪汉语方言学的经验值得总结 | 李如龙(愿) |
| 客家的历史与客家话的定义 | 刘镇发(员) |
| 梅县话是粤化客语说略 | 罗肇锦(猿) |
| 巴色会传教士与客家方言研究 | 庄初升、刘镇发(缘) |
| 客方言区的江湖话 | 张维耿(远) |
| 南雄城关话音系 | 陈摇滔(苑) |
| 陆川横山客话语音特点 | 陈晓锦(愿) |
| 中古精庄知章母在客语的演变 | 陈秀琪(愿) |
| 四川客家话语音特点综述 | 崔荣昌、彭锦维(员) |
| 福建省长汀县红山客家话的连读变调 | 大岛广美(员) |
| 英东白沙(池塘村)客家话语音特点 | 胡性初(员) |
| 惠州话词内屈折变化形式刍议 | 刘若云(员) |
| 兴国客话撮口呼韵浅析 | 刘新华(员) |
| 瑞金话声韵同化现象探析 | 刘有志(员) |
| 客家话里来母白读为泥母的语音层次 | 严修鸿(员) |
| 古止摄字在梅县话的音韵层次 | 钟摇奇(员) |
| 五华客家话的音系及其特点 | 周日健(员) |
| 赣方言萍乡、吉安片词汇中的客方言成分 | 曹廷玉(员) |

- 从词汇特点体察中山客家话的流变 甘甲才(圆愿)
- 试论客家方言对粤语词汇的影响 甘于恩(圆员)
- 台湾东势客家话的派生词研究 江俊龙(圆圆)
- 客家方言本字考释拾零 练春招(圆圆)
- 客家方言“头那”猪鹤”考 钱奠香(圆愿)
- 汀州客话词语例释 饶长溶(圆圆)
- 增城程乡话与梅县客家话词语差异情况浅探
..... 王李英、罗兆荣(圆圆)
- 台湾客语表“手动作行为”的词意分析 徐贵荣(猿员)
- 湖南省新田县冀村镇六十担客边话的代词 陈立中(猿愿)
- 补说《广东惠东县客家话动态助词“过”》 陈延河(猿源)
- 梅县方言谓词后面的“阿” 侯复生(猿愿)
- 客家话里表示“暂时”吧”、“先”再说”的句末
形式“正” 柯理思(猿圆)
- 兴宁市客家话特殊的程度副词 饶秉才(猿圆)
- 梅州市远县员市员区的代词 魏宇文(猿圆)
- 梅县客方言“子”尾、“儿”尾辨 谢栋元(猿圆)
- 客家方言前缀举述 谢永昌(猿缘)
- 赣东北铁山“汀州腔”记略 胡松柏(源猿)
- 广西客家话的分布及使用人口(提纲) 刘村汉(源员)
- 赣西北客家和客家方言 刘纶鑫(源圆)
- 武平话的内部差异 林清书(源圆)
- 连城(文亨) 方言的归属
..... 秋谷裕幸著摇项梦冰译摇曹阳校(源圆)
- 江西石城话的归属及其音变 温昌衍(源圆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台湾漳州客家与客语 | 吴中杰(源缘) |
| 《正客音译木来由话》评价 | 萧丽燕(源怨) |

附录摇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文件

(一) 摇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开幕词 | 廖运生(缘圆) |
| 不断进取,不断开拓 | 詹伯慧(缘缘) |
| 客家方言研究要为文学创作服务 | 程贤章(缘员) |
|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闭幕词 | 何万真(缘源) |
| 答摇谢 | 饶长溶(缘远) |
| 在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 | 李如龙(缘苑) |

(二)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筹委会成员名单 | (缘员) |
| 后摇记 | (缘员) |

客家方言研究
——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

谢栋元摇主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第四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编委

顾问：何万真

主编：谢栋元

委员：刘纶鑫摇罗美珍摇李如龙摇廖运生
饶长溶摇谢栋元摇萧伟光摇谢永昌
詹伯慧摇周日健摇张维耿

客、土互动中的语言接触

罗美珍

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

一、引言

族群之间的互动（往来）要靠语言进行沟通，这就会发生语言接触。族群的接触一般有三种情况：员) 邻界接触；圆) 移民迁入；猿) 远距离的经济，文化交流。这三种情况的频繁接触都会使语言发生变异。而语言发生变异的情况有两种：一种是因受其他语言的影响改变某些成分的原有面貌或产生新成分；另一种是受其他语言的遏制，原有历史上的一些特征不易发生变化。如：粤东北的客家话受到粤语的遏制，还保留中古时期的辅音韵尾原皂，原灶，原j，原责，原城 原噪 闽西的客家话有些地方因受官话的影响，塞音尾和 原皂，原灶尾都已消失。我国南方诸汉语方言（吴，闽，粤，客）都是北方移民迁入到南方与土著接触后形成的结果，但是由于移民的出发地，移民所至的地区，移民的时间，移民的素质等的不同，南方这几种汉、土接触情况有两种模式：

员) 汉、土之间的人口、经济、文化相差不大。在汉族政治

占优势的情况下，汉、土长期融合，语言结构相互渗透，从而形成汉语的一个方言。方言中保留下的土著语言成分较多，近似于合成方言。吴、闽、粤语区就属于这种模式。在古代，这些地区的百越人口聚集，物产富饶，很早就开始了种植水稻，农业文明相当发达。历史上曾建立过吴、越王国。迁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主要是中原东部的汉人。在汉人到来以后，当地的土著并没有大批迁往他处，而是留居下来和汉族共同生活。汉人迁移到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早。吴语形成于南朝；粤、闽语形成于五代十国。

圆汉、土之间的人口，经济，文化相差悬殊，汉族逐渐同化了土著。语言以汉语为主体吸收了少量的土著语言成分，客家语区属于这种模式。现今客家聚居的闽、粤、赣交界处虽然过去也是百越的住地。但是这里人烟稀少，山野荒僻。据史书记载，宋以前这里有畬、蛮僚、闽越、山越、苗瑶等族，还发现有住在树洞里的小黑人。当地土著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和狩猎的生产方式繁衍，生息。从唐末至宋末，大批中原西部汉人来到这一地区。他们以其人多势众和优越的文化（移民中不乏土族）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折服了土著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镇压，畬族的主体在宋以后撤离了闽、粤、赣交界处，迁往闽东、浙南，少数留居下来的躲进了深山老林，和汉族通婚，融合的不可能是多数。因此土著语言对客家话不可能有很大的影响。

不同群体的接触，其语言在使用功能和语言结构方面都会发生变异。有三种后果：

圆在接触中某个群体的语言使用功能逐渐萎缩，最后为另一个群体的语言所替换。

圆相接触的不同群体，其语言在结构上互相渗透，扩散，在相互影响下各自丰富，发展。

圆相接触的不同语言在结构上发生混合或融合，最后由于

渗透的深入而产生一种质变的语言。

在客、土接触过程中，各自的语言都受到对方语言的影响。不过，客家属于强势群体，客家语言对土著语言影响深，受土著语言影响微弱。因此客家话不可能是融合后的质变语言。倒是土著语言因受到强烈的渗透有可能结构发生质变。但是往往在他们还没有发生质变之前，语言却被客家话替换了。本文试图剖析客、土这种双向式的语言影响和畲族语言的转换。

二、客家话中的百越语成分

百越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。其后裔有现今操侗—泰，苗—瑶两语族的民族。客家话受百越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吸收了一些百越语的词；一些语序和结构也受到影响。

客家话中一些有音无字的词，在傣、苗、瑶、畲语中有对应的词，极有可能是从这些语言中吸收的：

* 媪摇摇此字在汉文辞书中无“母”意。客家话读 皂𪗇，用来表示对女性长辈的称谓：阿媪（母亲），伯媪（伯母），舅媪（舅妈），叔媪（婶婶）。傣语称“母”为 皂^远，苗（湘西）皂𪗇，畲 葬皂𪗇（母亲）。很可能这个词是嫁给汉族的畲族妇女教儿女使用而传下来的。

* 丫摇摇客家话读 𪗇或 𪗇， “祖母”的意思，说成 𪗇， 𪗇（𪗇） 𪗇或 𪗇或 𪗇，傣 𪗇，苗 葬^{n.a} 瑶（布努） 𪗇。

揩（孩）摇摇梅县 𪗇，凉水井 𪗇（贴，附著），傣 𪗇，苗 𪗇，畲 𪗇。

扔掉摇摇梅县 𪗇，台湾四县 𪗇，长汀 𪗇，傣 𪗇

聪明摇摇梅县 𪗇，长汀 𪗇（麻利，快速），傣 𪗇。

机灵摇摇长汀 逄^缘，傣 造^恩，还可说 造^缘造^恩。

伸舌摇摇梅县 逄^圆，长汀 逄^圆，傣 逄^圆。

撩（玩，戏耍）摇摇梅县 逄^缘，长汀 逄^远，傣 ?ε^恩，逄^缘，瑶 凿^缘，畲 葬^缘。

（牛）栏摇摇梅县 逄^圆，长汀 逄^圆，傣 逄^源（杆栏式高脚屋的下层，养牛用）。

（茅棚）摇摇梅县 逄^恩，长汀 逄^圆，畲 逄^恩（房屋）。

垌（山间盆地，多作地名）摇摇长汀 嗲^远，傣 嗲^远。

鞭打摇摇梅县 逄^缘，傣 逄^缘。

转回去摇摇长汀 嗲^缘，苗 嗲^缘。

稠摇摇梅县 炆^恩，凉水井 炆^恩，傣 炆^恩，苗 η^恩。

臭虫摇摇梅县 噪^缘，长汀 噪^缘，畲 噪^缘，瑶 责^恩。

外婆摇摇长汀 责^恩，其中的 责^恩有可能是借自苗 嗲^恩，瑶（布努）嗲^恩“家”的意思。客家话把“娘家”说成“外家”，“外婆”就是“家婆”。

伤口粘液 长汀 躑^圆，傣 躑^源（树胶）。

差劲，为人次的摇摇梅 责^恩，瑶汀 责^恩，瑶傣 责^恩。

阳光强烈 梅 逄^缘，傣 凿^缘。

用利器割 梅 嗲^缘，傣 嗲^缘（截断）。

（裤）脱落梅 造^缘，汀 逄^圆，傣 造^缘（脱鞋，扁担滑脱）。

用棍打 梅 责^恩，傣 责^源。

搬动，挪动摇摇梅 嗲^缘，傣 嗲^缘。

以上所列例词，可能有人找到汉字的本字，但在古文献中记载的有可能是少数民族的语汇。因为汉语是在吸收了南、北方诸少数民族的语词而发展起来的。

客家话受土著语言的语法影响主要是有些合成词的语素次序颠倒；个别的修饰成分后置以及用量词“个”作结构助词。

地土（土地）；人客（客人）；尘灰（灰尘）；鸡公（公鸡）；鸡嬷（母鸡）；紧要（要紧）；气力（力气）；背脊（脊背）；菜乾（乾菜）；闹热（热闹）；欢喜（喜欢）。

多吃点，说成“食多滴子”；再吃点，说成“食滴子添”。

这种次序和侗—泰、苗—瑶两语族的固有语序相同。修饰、限制、领属的成分过去都放在中心词的后面。

这两个语族的量词是由名词的类别标志发展而来的。后来量词又发展为结构助词“的”。客家话也把“个”用作“的”字结构。如：

红个（红的）；长长哩个（长长的）；打铁个（打铁的）；煮唔熟个（煮不熟的）；食撇咧个（吃掉了的）。

三、客家对土著语言的影响

僮侬族所说的客家话

在闽东和浙南小片聚居的畲族主体，他们虽然被闽方言包围，但内部还使用一种客家话。这种话是他们还在闽、粤、赣交界处时就被强势的客家话所替代的。其原有的苗—瑶语言早被遗忘。但在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还留下了一些原有的语言习惯。如：

鼻音皂，灶， η 畲族都习惯发成皂𪗇，灶𪗇， η 早（苗语西部方言有这个音）

舌尖擦音 泽，畲族发成 θ （瑶族的布努话有 θ 无 泽）

卷舌擦音 ς ，畲族发成 ς 澡（这种送气擦音苗语黔东南方言有）

在畲族人民代代口头相传下来的《高皇歌》中，唱的是客家话，但其中掺合了一些原有的词：

盘古开天到如今摇摇摇摇当初出朝真苦愁

世上人何（有）几样心 掌（住）在石洞高山头
何（有）人心好照直说 有巢皇帝农（跟）人讲
何（有）人心歹会骗人 教人起（房）造门楼

何，掌，农，寮都是原有词。此外畲族所说的客家话中还有一些特殊词，如：蜘蛛 造怎^源噪^源；蜈蚣 噪^源；肉 责^源；亮 澡^源；快 澡^源。有些词则用不同的语素造成相同的词，如：

花生 赚^源赚^源（土豆）；胡子 赚^源怎^源（嘴须）；筷子 责^源灶^源澡^源（饭树）。

穿山甲 遭^源噪^源（龙甲）；癞蛤蟆 皂^源灶^源澡^源噪^源（蚊虫狗）。

四 惠东畲语中的客家话成分

在广东的博罗，增城，惠东，海丰等县的一千多畲族，使用的是一种苗—瑶语族的语言。因为这种语言还保留苗—瑶语言的主要特征，只是受到客家话的较大影响。

畲语中的客家话借词数量多，范围广，带有明显的客家话的语音、词汇特色。如：古浊母字读送气清音：白 责^源澡^源，豆 赚^源，轿 噪^源，罪 赚^源，跪 噪^源。

晓、匣母字合口多读 枣 增^源 花 零^源，欢（喜） 枣^源，荒 枣^源，横 增^源，皇 增^源。

微，影，云母字读 增 万 增^源，文 增^源，挖 增^源，弯 增^源，围 增^源，旺 增^源。

匣母开口二或四等读 澡：闲 澡^源，学 澡^源，夏 澡^源。

畲语没有原责尾韵，借客家话带原责尾的词时，读成原^源尾：鸽 噪^源，涩 噪^源。

客家特殊词有：番薯（白薯） 枣^源，番茄（西红柿） 枣^源，跨 噪^源，人客（客人） 灶^源，席子 赚^源，铤（枪） 赚^源，斧 责^源，柞 噪^源。

畲语借用了一套客家话的数词和本族词并行使用。分基数词和计位数词。基数词除百，千，万，亿外，多是本族词：一 蚤，二 恧，三 聿，四 聿，五 聿，六 噪^缘，七 噪^恧，八 播，九 噪^恧，十 噪^恧，二十 聿^蚤，三十 聿^员。计位数词是借词：四 灏，五 聿^蚤，六 噪^恧，七 噪^恧，八 聿^蚤，九 噪^恧，十 灏

从 员到 恧用基数词组成；源到 恧用计位数词组成；恧及 猿加个位数的，用基数词组合而成。计日的数词跟客家话很接近：一 播^恧，二 聿^蚤，三 聿^蚤，四 灏^蚤，五 聿^缘，六 噪^恧，七 噪^恧，八 聿^恧，九 噪^恧，十 灏

畲语中除少数名词和形容词修饰名词时修饰词在后外，现在无论是表领属关系还是表修饰，限制关系的，修饰词多在前，被修饰词在后：

白米 噪^员（白）噪^恧（米），也可说成 噪^恧噪^员；油桐树 噪^恧恧^恧（桐油）噪^缘（树），也可说成 噪^缘恧^恧。但是 噪^恧（黑）聿^蚤（猪）；聿^恧（我们）聿^源（村）；恧^恧（河）聿^恧（鱼）就不能颠倒过来说。

畲语借用了客家话的一些虚词，如：将 噪^恧，从 噪^恧，比 聿^蚤，的 噪^恧

据陈延河同志告诉笔者，近十几年来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，当地得到开发。畲族和客家人有了更密切的往来。大部分畲族已不使用畲语，改用客家话了。因此，畲语在语言结构上还没有完全发生质变以前就被客家话替代了。

二十世纪汉语方言学 的经验值得总结

李如龙

二十世纪是中国语言学从古代时期步入现代时期的世纪。百年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在哪个领域最为成熟呢？我认为是汉语方言学。说它最为成熟，有四个方面的理由：第一，积累了相当丰富、也比较系统的语言资料。我们调查了四百种以上的方言音系，出版过数百种方言志、百余部方言词典、数十种研究单刊（包括比较系统的描写语法），各个大区都有了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著作。有了这样的调查研究基础，我们对于汉语方言的现状和历史渊源就有了比较明朗的认识。第二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、相当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，包括单字注音、音系整理、音变规律的调查、词汇语法调查、方言间的比较、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、考求本字（与古汉语比较）以及同汉藏系语言作比较等等。第三，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在国内学者中大体上都取得了共识，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存在诸多争议，甚至各有不同体系。第四，从材料到方法、理论，大多已为国外学者所接受，并引起他们的普遍重视，应该说，汉语方言学已经做到了与国际接轨。

正因为如此，汉语方言学的百年经验很值得重视，必须认真地加以总结。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不但可以进一步推动汉语方言的研究，也可为其他学科提供有益的借鉴。这里试谈谈几条个人

的感受，供大家总结时参考。

一、继承传统小学的宝贵遗产和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经验

中国传统语文学有音韵、文字、训诂之学，现代的汉语方言学可以说是全面地吸收了传统小学的科学成果。二十世纪末以来，西方兴起了语音学、音位学、音系学以及历史语言学，现代汉语方言学在借鉴域外新学上也是十分及时、十分准确的，并且两方面做到了巧妙的结合。以下分两项来叙述。

一、把传统音韵学和现代语音学、音位学、音系学相结合

传统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是切合汉语的实际的，有许多独到之处。与现代语音学相结合之后，引进了国际音标和音位分析法，使汉语语音学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，成为可理解、可模仿、可传播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系统。

(一) 关于音节的分析

音节是汉语语音的基本单位。传统的音韵学把音节分解为声韵调是十分科学的。反切的制度正是体现了声韵调分析的原理，双声叠韵则是音节间的关系及对某些多音词的语音分析。关于声母系统，就发音部位分为唇、舌、齿、牙、喉，就发音方法分为全清、次清、全浊、次浊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关于韵母系统，把单个韵母分解为韵头、韵腹、韵尾，按韵尾归类分为阴声韵、阳声韵、入声韵，按韵头归类再分等（与韵腹也有关系）、呼，按韵腹和韵尾则归成不同的摄。这种分析方法完全切合汉语的语音结构特点：元音辅音相间，可有复合元音，未有复合辅音；不送气音和送气音（全清和次清）区别音位；次浊为无塞通音，可自成音节，却与全浊音有别。因此，用国际音标注明之后，这套语音分析的系统方法成了不争的方案，国外学者无不接受这套方法

和术语。

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，传统音韵学关于声调类别系统的分析（平上去入）也是切合实际的，有了赵元任创造的五度标调法，关于调值的分析也有了科学的方法。这是中国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学的一个贡献。

（圆）关于《方言调查字表》

传统音韵学从《广韵》（中古音）入手，上推上古音，下联近现代音，这是很有道理的。广韵系统作为官方颁布的统一的书面语的读音，统治文坛上千年，它是上古音演变的结果，又是近代音的前身。作为官音又势必对各方言发生影响。因此，广韵系统与现代共同语和方言势必都存在着对应关系，调查现代汉语方言拿按广韵音系编的字表作为凭借，以广韵系统作为方音和国音以及方音之间比较的参照系和换算标准，就便于快速地调查出方音的系统，也便于古今音、南北音的比较研究，这是汉语方言学的一大发明。试想如果没有《方言调查字表》，要记多少字音才能整出方言的音系，又要怎样进行音类的比较？当然，对于广韵系统我们也应该有正确的理解，既不要理解为现代各方言的共同母语，也不要视为古今南北的“大杂烩”，应该把它作为各种语音折合比较的中介。同时，还不要忘记，只依靠《字表》记的音，总是不可能把方音的系统记全的，整理同音字表时，一定要把词汇中的有音无字的音节也整合进去。

（猿）关于汉字读音的分析

传统音韵学只研究字的“读书音”，不注重口语里的“说话音”。汉字又是以表意为主的，既可以构成书面语，读“文读音”；也可以构成口头语，读“白读音”。方言里的文读音往往是共同语语音的折合；白读音则是方言口语词的固有的方音。在普通话里有时也有方言语音的影响（即某些白读音）。在汉语的

历史上，还有“四声别义”、“音随义转”等现象，这是近音派生近义词（音义相生）的造词方法，因而字音就不但有“文白异读”，而且有“别义异读”。语言的演变是纵向变异和横向渗透交互作用所推动的。方言的文白异读、别义异读是这两种作用的结果。多文多白则是方言里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成分叠置的结果。汉语方言学对于字音的各种异读的分析是十分精彩的，既切合汉字超语音的表意特点，也符合现代语言学注重实际口语、以词语为语言的基本单位的观念。

圃把传统文字学、训诂学和历史语言学相结合

传统文字学对字的“形音义”的分析是科学的，因为它切合汉语用汉字来记录以及汉语是音节语言、大多数音节有意义这样一些特点。对于汉语来说，音节、字形和字义是三位一体的东西。明代的陈第提出：“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音有转移，字有更革”，这是难能可贵的汉语和汉字互动演变的理论。传统的小学研究证明：字音的变异、字义的迁移、字形的演进都有一定途径可寻。

为方言词考求本字是沿着传统小学这些理论的思路综合运用结果，也是对 夙世纪以来国外历史语言学（包括历史语音学，历史方言学和历史词汇学）的借鉴。考本字不是为方言词寻求古老的书写形式，而是方言语音和语汇、语法的纵横两向的比较研究，是对方言词的历史透视，是方言研究的基本建设。为方言考本字，首先要进行音韵论证，拿方音和本字的反切作比较，找出二者的对应条件，如果不合对应，还得说明造成特变的原因，若有姊妹方言读音作旁证更好。其次要比较字义，看方言词的意义和本字的字义是否相符或相通，如果是实词虚化，也要追寻其语法意义引申的过程和途径。意义的比较往往也要有其他方言作旁证。最后，还应该为本字的用法寻找书证，看该字的音